

从历史上孔庙的兴毁看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吴良镛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奴役人民，他们千方百计抬高孔老二的身价，“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大力建造曲阜孔庙，就是一个例证。而历代劳动人民在反孔斗争中，却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历史上曲阜孔庙的兴毁这一侧面加以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尊孔与反孔的阶级斗争实质，使我们更加认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也是对国内外反动派想利用祭孔修庙等拙劣表演来对抗我们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揭露和批判。

(一)

尊孔有一个过程，修庙也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相一致的。公元前 479 年孔老二死了以后，第二年鲁哀公为他立庙，在他住过的房子里，摆上牌位，给他祭祀，所谓孔庙也只是在那三间破屋里摆着据说是当年孔老二的破车子、旧衣服之类，总之很不象样。地主阶级在它的初期，还是新生力量的时候，是崇法反儒的。汉初“孝惠高后置原庙于郡国”^①对孔庙并未加理采，只是孔老二若干后代徒孙“鲁诸儒”，在守卫林庙^②，非常冷落。汉武帝兴太学，也并没有祭孔，“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③，说明对孔老二并不重视。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步巩固，他们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政治思想上也就转向尊儒反法。从汉元帝开始，真正推行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孔老二的行情才逐渐上涨。汉元帝即位第一年即公元前 48 年(初元元年)下诏封孔丘十三世孙为褒成侯，并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到了东汉桓灵之际，兴起频繁的尊孔活动。公元 153 年汉朝皇帝派了专门官吏守庙祭祀，孔庙更直接地隶属于封建王朝。

三国时期，曹操等实行法家路线，认为儒家思想不合世用，有人哀叹“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曲阜孔庙在这几十年里“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④魏文帝崇儒，一上台立即“复复旧庙，丰其薨宇”^⑤目的在“王教既备，群小遏沮”，遏制劳动人民犯上作乱。南北朝时代世家豪族，继续对法家路线进行反扑，尊孔修庙，“制同诸侯之礼”^⑥，孔庙比过去又显赫了些。

唐朝修孔庙的记录，至少有 5 次之多。自安史之乱后，朝廷威势下降，封建统治者企图利用孔老二的“正名分”，“尊王室”来挽救残局，孔庙一再修缮，以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

随着封建社会越来越僵化，与农民矛盾日益尖锐，没落了的地主阶级，一天天走下

坡路，孔老二的地位被越抬越高，尊孔修庙的活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宋真宗封孔丘为“玄聖文宣王”，后又改为“至聖文宣王”，下令“大扩聖庙”，把曲阜孔庙扩建为316间之多，规模宏大，比战国时期原有的三间破庙扩大了一百多倍。作为北宋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王安石，对到处立庙祭祀孔子，颇不以为然。但当时尊孔逆流已成“正统”，也只能挖苦一番，批评当时砍木头围泥巴，为孔老二作象，把孔庙弄成象和尚庙道士庵一样，“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为王者象”^①。王安石变法失败，尊孔逆流更加泛滥，北宋王朝更加没落直至灭亡。

北宋末年金人攻占曲阜，这个北方民族的统治者起先不了解孔老二是怎样一个角色，曲阜孔庙，毁于战火。后来发现孔老二对镇压人民很有用处，想要统治中国就得尊孔。金熙宗假作懺悔地说：“朕幼年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万世景仰，凡人为善，不可不勉”^②。于是，除了在曲阜重修孔庙外，还恢复各州县的孔庙。特别金章宗干得更起劲，认为旧庙还“不足以称聖师之居”，必须“大作新之”^③，一举把孔庙的规模扩大到360多间，“增創”的工程量占三分之二。

明代中期以后，封建统治集团极端腐败，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不断高涨。为了镇压人民反抗，统治集团更加紧利用孔孟之道进行思想控制。例如科举考试规定从《四书》《五经》出题，妄图从尊孔导致忠君。大修孔庙，也是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公元1500年明孝宗时修孔庙，整整用了4年时间，并扩大了孔庙的规模，奠定了现在孔庙的体制，不仅房屋建筑，连桥梁牌坊都焕然一新。“规模壮丽，工艺精致，足称瞻仰。”^④以为把建筑搞得越壮观，欺騙性就越大。

据不完全统计，从汉到清，有13个皇帝到过曲阜。至于就近“释奠于国子学”或文庙的，就几乎难于统计了。封建统治者在尊孔手法上，更是处心积虑，独出心裁，有的献“礼器”、“乐器”；有的作壁画，“图形于壁”；有的作塑象，“列象庙堂”；有的为孔老二等重加打扮“改服袞冕”；有的“赐字”、“立贊”；有的为孔老二追封加谥，越抬越高。并且祭祀的花样越来越多，除了祭孔老二外，还逐步扩大到祭所谓“七十二賢”，修建孟軻庙、顏回庙等。之后，连董仲舒、韓愈、朱熹等这些孔家店的“正统”徒子徒孙，甚至孔老二的一家老小等也被塞进孔庙了。孔庙修繕，不仅规模越搞越大，到了清末，发展到466间，而且建筑规格也越来越高。1331年元文宗时，孔庙四隅添建“角楼”，“仿王宫之制”^⑤，清代将大成殿换成黄琉璃瓦，采用了封建时代建筑屋顶色彩的最高等级。清统治者吹嘘说，“尊崇之典，至我朝为极盛，……超越前模”^⑥，简直是在进行尊孔大竞赛！

历代反动统治者苦心经营孔庙的反动政治目的，从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

公元1006年，王钦若给宋真宗的《請敕修庙奏状》中说：“苟庙貌之不严，即典章而何贵！”^⑦意思是说，孔庙外观不象个样子，那么儒家所标榜的“典章制度”也就不会被尊重了。宋真宗批准了这个修庙奏状。由此可见，修庙的目的在于维护那搖搖欲墜的“礼”。

在清代，以大搞特务政治、大搞謀杀、阴險殘酷聞名的世宗即雍正皇帝，用了5年时间大修孔庙。并专门派宫廷匠人去塑象，所有建筑、祭器、裝飾设计图样，他自己都

要过目，还指指点点，说什么要工程“务期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灿然一新”，如需增加工程项目，可“添发帑银”^④等等。这是为什么？原来雍正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一面搞尊孔，提倡理学，妄图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思想；一面却大兴文字狱，进行血腥镇压，大搞反革命两手。

清代另一统治者文宗即咸丰也善于搞反革命两手。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日益高涨时，他一面指使大劊子手曾国藩血腥镇压，一面多次“詣文庙行释奠礼”。

再看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二年就亲自到曲阜“朝圣”，并发布保护孔庙令，说什么“保护孔庙之文，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鏟除”。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尊孔的目的，是为了反共反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一面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一面紧锣密鼓，掀起以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复古逆流，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在进行第五次大“围剿”中，1934年蒋介石一面在江西苏区陈兵百万，筑了碉堡2,900座；一面又一次下令“尊孔祭圣”，派政府大员去曲阜祭庙，并拨款10万元修庙。第二年又下令要大修孔庙，一切安排就绪，只是由于“西安事变”，这场丑剧才不了了之。正象鲁迅所说的，“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目的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蒋介石把修孔庙和修碉堡同时并举，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孔庙和碉堡这两样东西，是一个用途，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步蒋介石的后尘，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多次写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另一面却在磨刀霍霍，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两个反革命头子，施展反革命的两手，完全一脉相传！

历史的巨轮是不能逆转的。祭孔也罢，修庙也罢，都挽救不了反动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

(二)

历史上孔庙不断扩建，不断翻修，耗资人民大量的财力物力，直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前面说的清朝胤禛大修孔庙，用银即达157,600两。后来，1883年（光绪9年）仅仅重修孔老二嫡系后代的住宅——“孔府”，就用银8万余两！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光绪初年山西、陕西、河南农民因饥饿而死达到130万人。当时100两银子就是65个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8万两银子就合52,000个农民一年的口粮，而157,600两银子就合10万多农民一年的口粮。这些工程费时至少1、2年到4、5年，动用了成千上万人，真是劳民伤财！针对蒋介石尊孔，鲁迅先生揭露当时有的地方旱灾严重，老百姓连水都没有喝，是“用兵燹、病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的重修”。这短短的几个字，深刻地道出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修孔庙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孔庙的一砖一瓦，渗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泪和苦难。

为了利用孔老二嫡裔作为活标本，自汉朝起加封世袭。宋代给了“衍圣公”的头

衙，并为之修建“孔府”。这种“制度”一直传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衍聖公”的“孔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的种种特权，宋元以后越来越大，名目越来越多，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也越来越重。“孔府”霸占的田地，从宋真宗“赐田”100顷陆续扩大，到明初，“定给祭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还有所谓免粮地、轻粮地等等。据《闕里文献考》记载，清代轻粮地就有4,222顷51亩，遍布曲阜、邹、滕三县。至于其他各种巧立名目的掠夺、霸占、吞并的田地更不知多少。清代皇帝直接收租的土地是400万亩，而孔府最盛时期土地多达100万亩，遍及山东等五省。至于孔府庙户，唐初规定为20户，到明初增加到100户。明英宗在1439年（正统4年）赏赐孔庙佃户500户，这些农民实际上淪为世代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在庙户名额上，有一件历史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减孔庙庙户，存30人，林户存3人。后来頑固派司马光一上台奏罢新法，立即又一切复旧，“依旧法添差庙户五十人，林户五人”^⑥。联系到在前三国时期，由于曹操执行法家路线，孔老二的后代“褒成之后，绝而莫繼”^⑦。到了魏文帝上台立即以議郎孔羨为宗聖候，受邑百户，“奉孔子祀”^⑧等等，这不是很清楚地看到“孔庙”、“孔府”的兴废和儒法斗争，和每个时期的政治脉搏多么息息相关！

这个“衍聖公府”拥有官员和种种司法特权，是一个具有政权、神权、族权三位一体的世袭朝廷。这套政治机构和管理系统，也是随着尊孔的发展越来越龐大。

这个封建小朝廷内设公堂，用各种刑具残酷迫害农民；这个封建小朝廷历来勾结封建皇帝，向地方官告密，镇压农民起义；这个封建小朝廷还直接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1929年日本軍閥头子犬养毅一行去曲阜“朝聖”，就住在“孔府”，八人大轎进进出出，后来带着名曰“贈送”实则盗取的古玩玉器，每人十数件扬长而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曲阜，这个封建小朝廷更大摆筵席，为虎作伥，充当汉奸卖国贼！

这血淋淋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所谓“文章道德聖人家”的控訴和批判。孔孟之道就是剥削之道，吃人之道！林賊梦寐以求要“克己复礼”，就是妄图按照孔老二的“兴灭国，繼绝世，举逸民”这种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办事，讓地主资产阶级重新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是亿万人民坚决不答应的。

（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历代孔庙经常被毁，除了因雷着火等事故，或因某些朝代某些帝王奉行尊法反儒路线而废墮傾敗外，更多的是因为受到起义农民的愤怒袭击。例如公元442年南朝宋刘义隆（文帝）修庙，“詔书”中就承認由于“寇乱”，黉学被毁。越到后来，农民起义越加频繁，毁庙的事也就越多。金代有紅袄軍起义，元朝末年有紅巾軍起义，明朝有著名的刘六、刘七起义，徐鴻儒起义，姚某起义，李自成起义，清朝有捻軍起义等等，真是风起云涌。这些英勇的农民起义軍多次向曲阜及“孔庙”“孔府”进攻。

这些农民起义軍的革命行动，有两个特点：

第一，起义农民以直接的革命行动，向这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作战。例如，1214年由郝定率领的紅袄軍把孔庙里一向作为“聖迹”的、据说是孔老二手植的3棵檜柏一把火烧掉“被燬无子遺”^⑧。明代中叶刘六、刘七队伍攻下孔庙所在地闕里，“秣马于庭，汗书于池”，“祭器亦被殘毀”^⑨，还烧掉了据说在当年孔老二聚徒讲学地方盖起来的洙泗书院大门。以后起义軍更是多次焚毀了神牌、祭器等。这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对这个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奉为“神灵”的孔老二和所宣揚的反动“孔孟之道”是何等的憎恨和鄙視！

第二，在龐大的农民起义軍中，有不少次都有“孔府”的佃戶参加。例如1662年徐鴻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在“孔府”的“五屯、四厂、十八官庄”爆发的。他们不堪“孔府”的压迫和剝削，直接起来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至于抗租斗争，那就更多了。就在清高宗多次到曲阜朝“聖”期间，滕县孙家庄等村的“孔府”佃戶，就多次进行了抗租斗争。

每次农民起义，“孔府”家族都胆顛心惊，恐惧万状。在闕里有块碑文记录下明代刘六、刘七起义时，“族属散走”“岌岌乎危亦甚矣”^⑩的狼狽相，比他们的老祖宗“累累若丧家之狗”还狼狽。那次起义軍，使反动统治者特别感到害怕的，是起义軍“来去自如”，而孔庙离城8、9里，“守望无所恃”。第二年（即1612年）赶紧奏請皇帝批准，用丁一万，历时9年，新建了周长8里，以孔庙为中心的新曲阜城。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永保无忧”了。然而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新的曲阜城还不是一再被攻打？白蓮教起义3次进攻曲阜，李自成在北京建立政权后，就派兵把曲阜攻下来，后来捻軍4次进攻曲阜。农民队伍“万马奔騰”，使反动统治者自己“人心风鶴”，弄得春秋“不敢致祭”、“实为心腹之患”，朝不保夕。

从以上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劳动人民从来就是反孔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的主力軍，并且随着时代推进，斗争也更频繁、更浩大、更深刻！当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对孔庙的批判，也往往采取上述物质的破坏等方式进行。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阶级，徹底批判孔孟之道的任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我们对历代统治者尊孔修庙的反动本质必须徹底批判，但对历代统治者窃取劳动人民血汗和艺术創造而兴建起来的孔庙建筑，将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的见证，認真保护，成为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课堂。

从以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例子，还说明了处于穷途末路的反动统治者，不管怎样苦心经营，大修孔庙，也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刘少奇亲自到曲阜“朝聖”，还要修“駐蹕亭”，结果垮台了。自比周文齐恒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謀家林彪，出于反革命阶级本性，逆历史潮流而动，早在少年时代就已是祭孔的狂热奉行着，叫嚷什么“因孔子聖人，为我中华教宗，”应当“遵古礼……敬祀孔子”等等，随着地位的提高，野心越大，把历代反动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銘，做着建立法西斯林家王朝的美梦。他的倒行逆施，只不过增加一个反面例证而已。

可笑的是演了一生尊孔丑剧的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国人民的批林批孔斗争，又在我国的台湾省大搞尊孔。这个小朝廷中的一批孤臣孽子，一会儿嫌台北孔庙还不够大，计划“兴建一座更巍峨”的摩登孔庙；一会儿又塑造孔老二象，弄了数万个偶像到国外散发，还以为不足，又塑铜象，一个比一个重。一个孔老二的铜象，已由反动头目陈立夫送到美国去，竖立在圣何塞市新建的所谓“中国文化公园”中，以此来宣扬孔孟之道，遭到当地群众示威抗议。蒋介石这一套，老谱不断袭用，花样并未翻新，只不过徒见其黔驴技穷，心劳日拙罢了。

再看看苏修叛徒集团的表演吧，它一面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一面大放厥词，吹捧什么孔老是“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等等。鲁迅说过：“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苏修叛徒集团的尊孔，更充分暴露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妄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一切反动派的卑劣伎俩，都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一根毫毛，他们的尊孔丑剧唱得越喧嚣，越是表明其内心惶恐，不管如何挣扎，同样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通过对孔庙的剖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认清反动派的尊孔和革命人民的反孔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且，从历史上统治者尊孔修庙，到现在国内外反动派尊孔修庙的种种丑恶勾当，还可看出，一切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搞复辟倒退，从来都是处心积虑利用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手段来欺骗人民，为其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林彪不是已经策划把他的老家地主庄园准备作为“家庙”开放吗？不是已经在井冈山等地伪造文物建筑等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吗？这种表现形式虽与修孔庙不尽相同，但利用建筑手段为反动政治目的服务则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总结历史上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经验，深刻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定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建筑学报》1974年3期，这次发表时作了部分修改）

- ① 《文献通考》卷 43 学校 4 注。
- ② 《阙里文献考》卷 26 《户田》：“……是当日之守卫林庙者实鲁诸儒，并非如后世官为给扫除之役也。”
- ③ 《文献通考》卷 43 学校 4 注。
- ④ 《文献通考》卷 43 公元 200 年魏文帝（黄初元年）诏。
- ⑤ 《艺文类聚》卷 38 “魏陈王曹植孔子庙颂”。
- ⑥ 公元 454 年宋孝武帝建元年诏。”
- ⑦ 《王临川集》卷 83 “慈溪县学记”。
- ⑧ 《历代尊孔记》。
- ⑨ 《党怀英碑》。
- ⑩ 引巡抚徐源言：《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
- ⑪ 《阙里文献考》卷 12。
- ⑫ 《历代尊孔记》乾隆二年“谕礼部”。
- ⑬ 《孔氏祖庭记》“景德三年尊像文宣王庙”。
- ⑭ 《历代尊孔记》雍正 7 年“谕内阁”。
- ⑮ 《阙里志》卷 12 “庙户”，及《孔氏祖庭记》。
- ⑯ 同 ④
- ⑰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 ⑱ 《孔庭纂要》。
- ⑲⑳ 《城阙里记碑》。

The struggle between pro-and counter-Confucius movements through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fucius' Temple in Chinese history

Wu Liang-yung